责任编辑：王勇 编辑：校红 版式：杜琼
2026年11月25日 星期三

踏访故人庄 再寻孟浩然

■邹龙权

十月中旬，我写的一篇散文《寻找孟浩然》，刊发在《襄阳日报》上。不久，研究孟浩然二十年之久的文化学者白昀先生联系上了我。他说：“故人庄的菊花正黄，汉水的槎头鱼正肥，瓮头青酒正香，我已备好鸡黍，邀你再来襄阳，共同品尝孟浩然的美食与诗歌。”

我再次被襄阳人的古道热肠与文化热情所感动，于十一月中旬约上文友王太宁一起再寻孟浩然。白昀先生已早早地在路边候着我们，要带我们去看看夫子笔下的“故人庄”。

我对“故人庄”十分着迷，曾受邀给相关人员讲新农村建设时，以《过故人庄》诗句为例，讲美丽乡村应有的样子。白先生一路介绍说，他经常来到岘山脚下的钱营村陈家冲，认定这里就是“故人庄”。他踏遍岘山、翻遍诗集，从孟浩然先后在这一带写下的《过故人庄》《寻菊花潭主人不遇》《疾愈过龙泉寺精舍呈易叶二公》等诗篇中寻找到了五条证据：一是这里有龙泉寺遗址；二是有“入洞窥石髓”的山洞；三是有“青山郭外斜”对应的襄阳南城墙；四是有菊花满地的潭水；五是有“虎溪相送出”的虎溪泉水。这些都是他经史书查证、实地探寻印证的证据链，让人不得不叹服白先生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

据白先生介绍，孟浩然先后写有三首到访“故人庄”饮酒的诗。第一次“行至菊花潭，村西日已斜。主人登高处，鸡犬空在家”，应当是主人不在家，于是他托邻居带信给朋友。朋友得知后托人捎信，才有了第二次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后来，他又在《戏题》中写道：“客醉眠未起，主人呼解酲。已言鸡黍熟，复道瓮头清。”由此猜想，他第三次来“故人庄”时，在朋友家喝得酩酊大醉。

看着眼前满地金黄菊花、一汪碧绿潭水，大部分居民已搬迁，只剩少量绿树围合的庄户人家，耳边传来鸡鸣犬吠，抬眼是翠色环绕的岘山，不难想象当年村庄的美丽与富饶。尤其是听着白先生的娓娓讲述，同行的太宁友人即兴赋诗一首《寻孟浩然故人庄》：

岘山首尾两茫然，南涧溪水依潺潺。
郭外绿树次第合，城内高楼依稀见。
故人庄里故人去，菊花潭岸菊花艳。
当年过客今何在？鸡鸣犬吠遥相传。

我们几人一致认为“故人庄里故人去，菊花潭岸菊花艳”是这首诗中的金句，前半句写史写虚，后半句写景写实，道出了我们此时的真切感受。

在涧南园参观时，白先生又将孟浩然的出生地、隐居地、墓葬地及生平事迹如数家珍般细细讲解，让我对夫子又有了全新的了解与认识。

他说，当年《孟浩然诗集》由唐代王士源收集编纂的。王士源是宜城人，还是他的同乡。受此影响，他决定尽平生之力，好好研究孟浩然的诗。他买了好多本《孟浩然诗集》，不仅细细品读，还拆开重新装订，一本按时间顺序装订，另一本按诗作地域装订，方便研究使用。

他的读法也与众不同：一方面用心慢读细悟，另一方面用脚实地踏勘丈量。他已反复踏访岘山、枫林古渡、鹿门山、东津湾、龙泉寺等，凡是诗中提及的襄阳地名，都已走过多遍，并且尽量循着夫子当年出行的路线与方式行走。为了能进入诗境之中，十多年前他还专门在江边租了两亩地，用五六年时间，种遍诗里提到的桑麻果蔬等植物。下一步，他计划沿着诗中的地名游历全国，之后写一本书，书名暂定为《重走浩然路》。

晚饭时分，白先生意犹未尽，一边劝我们品尝槎头鱼、共饮瓮头青酒，一边聊起后续的著书计划。喝至兴起，他吟唱起孟浩然的诗句：“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一字一句吐词清晰，一板一眼唱得认真，歌声浑厚悠扬。

我为白先生对古文化的执着与痴迷所感动，才慢慢理解为什么襄阳自汉唐以来一直是文化名城、荆楚文化重镇的缘由了。原来是一代代人里，总有不少文化志士怀揣“米芾之癫”“夫子之狂”“卞和之痴”。

临别时，白昀先生反复相约：“明年重阳日，再来就菊花。”我也祝愿他的《重走浩然路》早日出版，让世人更好地读懂孟浩然，读懂这座文化底蕴深厚的襄阳城。

烟火里长出诗意

——有感外卖诗人王计兵斩获鲁迅文学奖

■杨柳青

《低处飞行》是外卖骑手王计兵的诗集，他斩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消息一出，迅速刷屏网络，在文坛掀起不小的震动。很多人惊叹于这个草根创作者逆袭的故事，而这场出圈的背后，藏着一个朴素的道理：文学从来不是专业写作者的专属，它本就属于每一个普通人。鲁奖把诗歌奖颁给一位外卖骑手，并不是刻意制造流量噱头，而是文学评判标准向生活本身的理性回归。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固执地以为，文学是圈子里的事，只有科班出身、身在文坛体系之中，才有资格冲击国家级文学奖项。王计兵却用作品打破了我的成见。文字最鲜活的生命力，从来不在雕琢华丽的辞藻里，而是扎根真实的生活，裹着一颗滚烫真诚的心。他的诗没有空洞宏大的意象，写的全是跑单路上的风霜：赶路、爬楼、争分夺秒。底层劳动者骨子里的倔强，对家人绵长的惦念，这份不加修饰的烟火气，恰恰是当下不少悬浮的文字作品最缺少的内核。

王计兵的人生，大半都在奔波劳碌。年少时在工地敲钉子，旧书摊的文字，悄悄在他心里埋下文学的种子。他开过小店、摆过地摊，捞沙、拾荒，为生计四处辗转。后来做起外卖骑手，天不亮就要出门，常常忙到深夜才归家。跑单已经耗尽体力，他却始终放不下写诗。身边人多有不解：一个送外卖的，写什么诗？很少有人理解和支持他。在旁人眼里，他像个不合时宜的异类，不少冷言冷语，说他根本不是创作的料。就连他的父亲，也埋怨他不务正业，耽误养家糊口，一把火烧掉了他二十多万字的小说初稿。换作旁人，或许早就就此搁笔，可他偏没有放弃。

他没有整块安静的时间伏案写作，只能抓住跑单间隙短暂的空闲，掏出手机，把一闪而过的灵感录成音频。夜里收工回家，哪怕浑身疲惫，也要坚持把录音整理成文字留存。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坚持书写。他的诗句朴素直白，谈不上精巧，写的无非是父母、路灯、阴晴天气、街边行人，一桩桩跑单路上的细碎见闻。他写生活的窘迫与艰辛，字里行间却没有怨怼，不愤世嫉俗。读他的文字能感受到，肉身纵然终日劳苦，他的精神世界自有重量与光亮。

合上书，内心满是震撼与感慨。从前我总以为，写出好文字，总得有清幽雅致的环境。王计兵让我明白，倘若真心热爱一件事，条件再窘迫，也能寻到办法坚持下去。他写道：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这既是他自己的人生注脚，也是无数普通文学爱好者的心声。我们身边，藏着许许多多被日常琐事暂时搁置的热爱：通勤路上默默构思，做家务时随口哼一段旋律，抽空提笔写字画画。这些散落在烟火里的热忱，正是文艺生长、繁荣最扎实的根基。

新时代的文化繁荣，从来不是少数人的独舞，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合唱。鲁奖接纳这位外卖诗人，也是在告诉我们：不必等身份加持，不必等万事周全。只要愿意落笔、坚持表达，你从日常里生出的感触，就自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当越来越多人以生活为纸、以热爱为笔，点点微光汇聚起来，终能照亮前路。



水畔书

（外一首）

■聂厅

天空泛黄，卷边、缩小
跌入静水
云朵蘸满墨汁，提笔无诗
荷叶举着残损的秤盘
称露珠、相思瘦骨
还有划过天际的雁鸣

银杏叶继续煅造它的羽扇
向下飞翔，不一定是死亡
面对日渐僵硬的逝水
秋天只吐出一缕薄雾

蒹葭另起一笔
它钟情的流水从未回头
等呀等，所得不过一肩霜花
水边的脚印，不曾为谁停留
我嶙峋的倒影
稳不住颤抖的风

芦苇辞

把试探，一次次推往深水区
对岸，却并不是故乡
嫩芽记得春天的月亮
在水中怀抱着自己，像母亲
怀抱着婴儿

时间浮在水面，碎金一般
看得见，却抓不住
江水一天天变冷 留不住南归的雁
苇丛以回望的姿态，放开鸟儿的翅膀

月光落入江面，把夜色漂白
我站在城市高处
月光垂下丝丝缕缕的咸涩
像所有回不去的夜晚
我的白发如苇絮
被江水洗白，又被江风吹乱

芦苇低垂，仿佛一夜落满霜花
风不再应答，岸缓缓后退
苇丛荡起低沉回声，如水拍岸
我再次将视线探向水中
寻不见那轮圆月

一隅清宁

■黄天申

扎进往来的人流里，心口莫名发沉
旁人脸上的欢喜、寒暄、仓促的笑意
都和我隔着一段说不清的距离
躲开拥挤的喧嚣，往安静处走
风一下子松快了，天地敞敞亮亮
抬头看见飞鸟擦过云层
我也跟着生出轻盈的念想
不用勉强融进热闹
夜色慢慢铺下来，才是最舒服的时刻
三五故人守着小院，温淡酒，望月亮
话不必多，琐碎的心事不用一一摊开
安静相对，彼此心里都清清楚楚

欢迎投稿 邮箱 sywbzw@163.com

发行中心：8658548 广告中心：8114000 邮政编码：442000 零售价：2元 年定价：278元 承印：十堰日报社印刷厂（地址：十堰市人民中路58号）